

# 國父戰爭思想的研究

李浴日

戰爭思想問題，是戰爭諸問題中最基本最重大的問題。思想是行動的指針，是力量的根源，正如德國軍事理論大家克勞塞維慈將軍「戰爭論」所說：「戰爭起於戰事爆發時所存在的各種思想觀念等關係，復因此等關係而使戰爭有種種形態」。

我們知道：中國過去的歷史是戰爭起伏的歷史，今後的歷史，當然亦免不掉戰爭的發生，而為戰爭之動力的思想，如果走錯了路線，則這種戰爭，固為禍國殃民之舉，且遺後世子孫無窮之患。故必須建立正確的偉大的戰爭思想，以為戰爭的最高指導原則，是無可疑義的。

現在世界各國的戰爭思想，雖是相當複雜，為主的有三大體系：一是社會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一是民主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一是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思想體系，前者以蘇聯為代表，次者以英美為代表，後者以德意日為代表。現在他們正在本着這種戰爭思想——戰爭哲學，而準備着戰爭或進行着戰爭。

可是，在我國，今後應建立怎樣的戰爭思想呢？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當然我們不能向上述各國去移植，也不必在我國古代兵書及其他經典裏來兜圈子，我們知道：一種戰爭思想的產生是有它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國父的遺教，正如總裁所說，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以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造的彌多真理所融鑄之整個的完善的思想體系」，即國父的遺教，就時間性說：是順應乎世界的潮流，就空間性說：是適合乎中國社會的需要，而成為救國的唯一法寶，所以我們為建立中國現代的戰爭思想體系，唯有從國父的全部遺教裏去整理和發揚他的戰爭理論，因為國父的戰爭理論裏是蘊藏着很豐富的戰爭理論的。

克勞塞維慈氏關於戰爭的定義說：「戰爭的基本要素，是兩人以上之間的鬥爭，即決鬥，戰爭不外是決鬥的擴大」。又歸結說：「戰爭是用暴力行為，來屈服敵人，以實現我方的意志」。國父對於戰爭，雖然沒有來過一個完整的定義，但在民權主義裏却說：「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這是含有「戰爭不外是決鬥的擴大」的成分。並且國父因站在革命的立場來談戰爭，故不用「暴力」這個術語，而常用「流血」或「武力」或「兵力」等名詞，克氏又說：「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的行動，實於一種政治的手段，不外是政治的對外關係的一種繼續，而以其他手段（暴力行為——俗日註）實行之」。民族主義裏亦認戰爭屬於政治的範圍，曾說：「政治的海陸軍力」，又說：「應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國家有兩種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怎樣說兵力一朝可以亡國呢？拿歷史來證明：從前宋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崖門一戰，便亡於元朝。明朝怎樣亡國呢？是由於揚州一戰，便亡於清朝。拿外國來看：華鐵路一戰，拿破崙第一之帝國便亡，斯丹一戰，拿破崙第三之帝國便亡」。所以我想國父一定讀到克氏的「戰爭論」而受其影響的，於此，

我可再舉出一些例証來。克氏說：「凡爲指揮一種戰爭或一幕戰役的重大活動，而取得光榮的勝利，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別高見不可，所以戰爭與政治是一致，將帥也是政治家」。民權主義裏說：「如果軍人說不干涉政治，還可以講得通。但說不懂政治，便講不通了。因爲政治的原動力便在軍人，所以軍人當然要懂政治，要明白甚麼是政治」。又於民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告別黃埔軍官學校全體員生時的訓話說：「管理衆人的事，就是政治，換言之，管理衆人的事，就是管理國家的事。這個道理，許多軍人多不明白，譬如這次北方發生事變，本是少數軍人說不懂政治，這件事變，本來就是革命，他們發動了革命，就是發生了政治變動……現在北京有政治原動力的軍人，已經發生了政治變動，尙且說不懂政治，這好比是磨打自己發生了電力之後，不知道，當然是有極大的危險。至於有大原動力的軍人，日日在政治範圍中活動，而沒有政治知識，那件對於衆人的危險，比較磨打當然是更大，又更利害。大家現在如果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可以讀我的民權主義，便能够了解」。克氏的戰爭論是世界軍事名著，也是一種軍事哲學的書，法國卓萊氏在他所著「新軍論」裏批評該書說：「不特軍人所應該讀，即一般思想家亦應人手一卷……政治家、外交家、議員、顧問及一切與政務有關者的枕中秘本」。誠以國父的「好學」與「博學」，尤以革命軍事上的需要，自然不會不知道這部名著，又不會不加以深刻的研究，雖說目前未找到可靠的文獻，但在彼此的對照上，已可以辨別了。

以下，我且把國父的戰爭思想，分爲七點寫將出來，不待說，這是國父戰爭思想的要素，戰爭思想的特質，亦即國父依於時間與空間的需要，爲我們定下戰爭思想的南針。

◆ ◆ ◆ 戰爭的目的是：一般戰爭理論家對於戰爭本質之解釋的中心問題。克勞塞維慈氏說：「戰爭是用來達到政治的目的」  
 一、以完成國民革命之初步目的：爲此必須「毀滅敵的戰鬥力」，「屈服敵的意志」。福煦元帥的「戰爭論」上說：「舊式的戰爭，極端愛惜武力，故其目的之達成，端賴詭計、威嚇和議（藉助戰鬥與土地要塞的佔領）。拿破崙以後的近代戰爭，則使用一切手段，故其目的爲戰爭的目的：唯一致，即在使用暴力，暴力以外，一切可以不問，而使用暴力之途，即在實施會戰，必以會戰擊破敵人，追擊之，殲滅之，而後始有與敵交涉（政治性質——俗日註）的可能」。魯登道夫將軍的「全體性戰爭」上說：「全體性戰爭之目的，在於民族生存之維持」。爲此，「全體性戰爭之對象，非徒爲作戰之武力，同時爲人民全體，而此乃一種至慘至酷而惡毒顯然之事實，其可以腦力發明之新式戰鬥器械，皆所以爲此事實之用」。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克氏是純粹站在軍事的立場而立論，福氏則爲對於克氏理論的引申，魯氏言之雖成理，但通觀全書，實不外「國社主義」的表現，即只要自己民族的生存，不要人家民族的生存。國父解釋戰爭則與他們大大不同，係以達到國民革命目的之初步爲目的，在國民黨宣言上說：「吾人義者大革命（包含戰爭——俗日註）之目的何在乎？曰推翻不良之政府（指滿清政府——俗日註），而建設良好政治也」。護法宣言上說：「夫戰爭以求達目的（革命的目的——俗日註）因致殃民，不得已也；無意於以戰爭達目的，而徒以不和殃民，則大不可」。再詳見於北伐宣言上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辛亥之役，推倒君主專制政體暨滿洲征服階級，本已有所藉手，以從事於目的之貫澈」。又說：「今者浙江反軍爲反抗曹錫吳佩孚而戰，奉天亦將出於同樣之決心與行動，革命政府已下明令出師北撫，與天下共討曹錫吳佩孚諸賊。於此有當鄭重爲國民並且爲友軍告者：此戰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以繼續反革命之惡勢力。換言之，此戰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反革命之根據乃得永絕，中國乃能脫離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獨立之國家也。中國國民黨之最終目的，本於三民主義，本黨之職任，即爲實行主義而奮鬥，故敢謹告於國民及友軍」

曰：吾人顛覆北洋軍閥之後，必將要求現時必需之各種具體條件之實現，以爲實行最終目的三民主義之初步。此次爆發之國內戰爭，本黨因反對軍閥而參加之，其職任首在戰勝之後，以革命政府之權力，掃蕩反革命之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尤在對外代表國家利益，要求從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以銷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依此，我們便可知 國父所確立戰爭的目的是以完成國民革命的初步爲目的，而國民革命戰爭的對象，始爲滿清，於滿清推翻之後，則爲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及此反革命勢力所賴以生存的帝國主義，不待說，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大敵，我們戰勝這些大敵之後，即是國民革命初步的完成，使中國恢復於真和平的狀態，由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以至憲政時期，逐步建設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

◆ ◆ ◆ ◆ ◆

**二、戰爭** ◆ ◆ ◆ ◆ ◆ 國父不是好戰論者，也不是非戰論者，是認爲有國家即有戰爭，「戰爭」是國家間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依霍馬氏的研究：「自紀元前十五世紀以來，至現代止，三千四百年間，和平時期僅有三百三十四年」。又依俄人布洛霍氏的是國家間及革命過程中……研究：「自紀元前一四〇六年至紀元一八六〇年三千三百五十年間，和平僅爲二百二十七年」）。由此更可見自有國家以來，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且佔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國有亡問題一文（此文爲 國父口述，由朱執信先生筆記而成）說不可避免的現象：「論國家之起源，大抵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免人侵略之目的而爲結合，其侵略人固爲戰爭，即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避免戰爭」。不過 國父却不主張侵略人的戰爭，而主張避免人侵略的自衛戰爭。當民國元年解職後，在香港與西報記者談話，說：「惟吾意中國無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陸大軍者，祇爲自保，而非攻人，若果歐人勢逼吾人，則吾人將以武力強國」。

其次， 國父更認戰爭爲革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誠以革命是最艱巨的事業，或從事于統治者的推翻，或從事於侵略的者打倒，唯有訴諸流血的戰爭，決不是採取「婦人之仁」的和平手段，所可達到目的。史冊昭彰，斑斑可考。故 國父當革命之始，即擧「驅除鞑虜」的綱領，又確定「軍政時期」，爲革命建設步驟的第一個時期，換言之，就是戰爭時期。建國大綱宣言上說：「夫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及影響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否，端在其實行之方法與步驟如何。文有見於此，故於辛亥革命以前，一方面提倡三民主義，一方面規定實行主義之方法與步驟，分革命建設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期於循序漸進，以完成革命之工作——蓋不經軍政時代，則反革命之勢力無由掃蕩，而革命之主義亦無由宣傳於羣衆，以得其同情與信仰——前者之大禍，在革命破壞不能了徹」。同時，國民革命亦以打倒帝國主義爲目標，以求中華民族之自由解放，自然亦須從戰爭中求之。已不待說。

于此我們要注意的， 國父雖然認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却以爲戰爭的發動應在和平已經過望之後，即是說能够用和平手段來解決一切爲最善，否則才訴於戰爭。其表現於行動上：民國以前，因上李鴻章書不見接納，又目擊清廷已腐敗不堪，不能躋中國於富強之城，方發動倒清的戰爭。民國以來，屢次興師討賊，亦因和平手段達不到主張。其表現於言論上。像實業計劃的結論，說：「中華民國之創造者，其目的爲和平」。十三年北上經日本演講大亞洲主義說：「請歐洲人之在亞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還亞洲人之權利，如果不能達到目的，便當訴諸武力，以我四萬萬素愛和平之人民，處在此生死關頭，當然起而與之奮鬥，如果亞洲民族完全聯合，以固有之武力與歐洲人戰、無不勝之理」。 國父真是戰爭的大仁大智者。

可是根據 國父的意見，戰爭並不是永不會消滅的，但却有待於「大同世界」實現之時。

## 三、爲

一個國家當外侮之來，絕對不能採取不抵抗主義，甘爲奴隸，自招滅亡。唯有人人抱着抵抗主義，寧爲玉碎，勿作瓦全，一致發動自衛的戰爭，才能爭取民族國家的生存解放。

## 救亡圖存必須對敵戰

中國對外向來採取抵抗主義，早已肇端于開國始祖軒轅黃帝的驅逐蚩尤，數千年來，雖經過幾次轉變爲不抵抗主義，但一到國父又把它復活起來了。當民國紀元前一年，帝俄侵我外蒙古甚急，曾製造了所謂「庫倫獨立」，到了第二年，又以俄蒙協約，通告我政府承認，野心勃勃，節節進迫，駁駁乎有囊括我東北各省之勢，這時國父爲欲保全蒙古及打破這個危亡的局面計，便以在野之身堅決地提出對俄抗戰的主張，見所著紙幣革命政策之主張一文說：「今者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擗我外蒙古，以常情論之，我萬無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審之熟，故甘冒不避行之。我國人皆知蒙古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亡，孰若抗俄而爲壯烈之亡」。又強調說：「與其俯首聽人之瓜分，何若發奮一戰，以戰強俄，而固我國基於萬代之爲愈也。況當此民氣正盛，國體方新，戰有必勝之道，不戰爲必亡之階，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決也。縱以常理論之，今日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屈於霸道強權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一戰不獨不亡，而更可揚國光衛人道伸公理於世界也」。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國父主張對俄抗戰的堅決了。

國父又爲糾正當時北京政府的和議派的錯誤主張，在該文上鄭重說：「語曰：能戰而後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戰，故俄敢公然侵我領土，若徒然與辦交涉，與之言仲裁，悉歸無效」。並關於對俄抗戰計劃，國父又在該文上提出說：「今俄有常兵百萬，我現練兵五十萬，民兵無量數。就俄之現勢而語，八個月內，必難出五十萬之兵，而我則於此期內可出五十萬於外蒙北滿，六個月之後，又可加新練之兵五十萬，然以此而敵俄，在第一年之敵，勝負未可知，惟第二年，我當出兵二百萬，意料中當可逐俄出滿蒙之野而復我黑龍江沿海州之侵地。然萬一仍敗，則在第三年當出兵四百萬，若又不能得利，則第四年當出兵六百萬，則未有不勝者也。在此期內，俄必有財政之恐慌，革命起義，與我可乘之隙者甚多，若彼又不屈服，則期第五年之大舉，其兵至八百萬或一千萬，必直抵莫斯科聖彼得堡而後已」。關於這個長期抗戰的政財問題，國父跟着提出錢幣革命及証以歷史說：「或疑此作戰計劃爲不能行之事，可知此乃以常理而言耳，若出以非常之力，則未有可不能行者也，近世戰鬥之力，每以金錢爲限，吾先旣已行錢制之革命，則不受金錢之限制矣。而以四萬萬人之人工物力而供給千萬之兵，五年之餉，實綽綽有餘也。証之以南菲杜阿二國，以四五十萬人口之國，能出兵五六萬以抗英，支持三年之久，而謂我不能出千萬之兵，作五年之戰，有是理耶？又証之以太平天國與滿清戰，爲期至十五六年，而兩方前後合計皆出兵千餘萬、五六十年前中國國內之戰，已有三倍之長期，三倍之兵數，而當時人工物力尙能給之，無待取助於外債，而謂今日則不能乎？無是理也」。國父這個偉大的抗戰主張與計劃，因當時北京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至被擋淺，而外古蒙的主權便從此斷送於俄人了。於此可見不抵抗主義的危險，便可証抵抗主義的偉大。往後國父所手訂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又有這樣的規定：「對於國外侵略強權，政府當抵抗之」。這更是進一步確

## 四、民族

定抗戰爲國策的，不待說：今日我們的對倭抗戰，就是實踐國父先前所指示救亡圖存的正確途徑。

## 精神決定爲

現代的戰爭是全民戰，而決定戰爭的勝敗，最基礎的就是民族精神，魯登道夫將軍在「全體性戰爭」一書說：「一國的國防力量根植於其民族中，國防爲民族中的一種成分，視其民族之物理力、經濟力及精神力的大小，即全體性戰爭勝敗的

## 基礎：

的國防力量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爲最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團結者爲精神，所以能在爲爭民族生存的全體性戰爭中支持日久者視其精神力。此類戰爭，非今日始而明日終，可以遷延至極長之年月，今日世界任何國家咸知軍備與軍人教練，軍人武裝之不可缺。然所以決定其爲民族生存之戰爭的勝敗，則視此精神力，惟有此精神的一致團結，然

後少國民對於前方軍隊常有新精神力的灌輸，且為國防而工作。而前在極艱困之戰爭中，實有有賴於麥克阿瑟的決心。

按魯氏這一部著作是出版於一九三五年，而國父遠比却早已看到民族精神的團結，或舉國一致在戰爭上的重要性，錢幣革命政策之主張一文說：「我國人皆知華亡國亡，與其不抗俄而亡，曷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故舉國一致，矢死歸他也」。在民族主義裏又大聲疾呼，從速恢復民族精神，發揚民族精神，以抵抗外侮而挽救危亡，說：「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又說：「若我們不放大眼光，合各宗族之力來成一個國族，以抵抗外國，則苗猺等族今日祖宗之不血食，就是我們異日祖宗不能血食的樣子，那麼，一來可以化各宗族之爭而為對外之爭，國內野蠻的各姓械鬥，可以消滅；二來他怕滅族，結合容易而且堅固，可以成就極有力量的國族」。再說：「抵抗外國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積極的，這種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族民生問題的解決，以與外國奮鬥。二是消極的，這種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極的抵制，使外國的帝國主義減少作用，以維持民族的地位，挽救民族的滅亡」。至此次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更發揚國父上述主張說：「從前國內之人道主義者，多抱世界主義的理想，往往信仰國際主義，曾不知民族精神若不能喚起，則思想為之混亂，意志為之散漫，情緒為之薄弱，其團結因以不能堅固，行動因以不能社會主義者，又統一，外侮一至，內潰之象，立時呈現，歷史上亡國之禍，胥由於此。故吾同胞，必當深切認識抗戰之際，惟有本於民族主義以發揚民族之固有道德，恢復民族之自信力，使此四萬萬五千萬之人心，凝聚為一，堅如金石。知政治之自由，為吾民族生存之保障，經濟之自由，為吾民族生存之憑藉，惟能合吾民族之力以共保之，乃能合吾民族以共享之。民族主義，於抗戰期間，能充分發揮其精神與力量，則此精神與力量，為今日捍禦外侮之要素，亦即他日復興民族之基礎也」。所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號，便支配着全國同胞的腦海，為抗戰而出力出錢，為抗戰而犧牲一切，不待說，抗戰之所以能够支持至今者在此，抗戰之所以能够爭取最後勝利者亦在此。

### 五、為世界人類打不平而戰爭：

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不平等的世界：一面是壓迫者，一面是被壓迫者，一面是侵略者，一面是被侵略者，但是處於壓迫與侵略地位的帝國主義者的人數是很少的，而陷於被壓迫與被侵略地位的弱小民族，却佔最多的人數，以多數人而被少數人所摧殘所蹂躪，其不平孰甚於此，故國父主張于完成民族主義之後，便應發動為世界被壓迫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打不平而戰，即用公理去打破強權。民族主義裏說：「我們四萬萬人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够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又說：「世界上的十五萬萬人之中，頂強盛的是歐洲和美洲的四四萬白種人，白種人以此為本位，去吞滅別色人種。如美洲的紅番已經消滅，非洲的黑人，不久就要消滅，印度的棕色人已在消滅之中，亞洲黃色人現在受白人的壓迫，不久或要消滅，但是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贊成白人的侵略行為。現在在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麼強暴的民族，只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還是想用野蠻手段，拿武力去征服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為兩方面去決鬥：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第二方面的人類雖然很少，但是他們佔了世界上頂強盛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力和經濟力很大，總是用這兩種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如果政治的海陸軍力所不及，便用經濟力去壓迫；如果經濟力有時

而窮，便用政治的海陸軍力去侵略。他們的政治力幫助經濟力，好比左手幫助右手一樣，把多數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民壓迫得很利害。但是天不從人願，忽然生出了斯拉夫民族一萬萬五千萬人，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為世界人類打不平。所以我前次說，有一位俄國人說：「世界上列強所以詆毀列寧的原因，是因為他敢說世界多數的民族十二萬萬五千萬人，為少數的民族一萬萬五千萬人所壓迫」。列寧不但是說出這種話，並且還提倡被壓迫的民族去自決，為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打不平。列強之所以攻擊列寧，是要消滅人類中的先知先覺，為他們自己求安全。但是現在人類都覺悟了，知道列強所造的謠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們欺騙，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進步到光明地位的情況。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了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類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這，在消極上是反對侵略主義，反對強權主義，在積極上為公理正義謀實現，為被壓迫人類謀自由平等，這種崇高偉大的戰爭思想，不獨我們今後子孫應奉為圭臬，而且全世界的小民族及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被壓迫階級亦應表示熱烈的同情與擁護。

### 六・糾正

社會上有一種超時間性的「世界主義」，其流弊，則變為不抵抗主義、投降主義、順民主義、奴隸主義，又如俗語說：「「世界主義」……不管誰做皇帝，都是一樣納糧」的思想，不待說，這種思想足以陷民族戰爭於失敗之境，必須澈底予以糾正才可。國父在民族主義裏說：「世界主義就是中國二千多年以前所講的天下主義，我們現在研究這個主義，要知道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論上講，不能說是不好。從前中國智識階級的人，因為有了世界主義的思想，所以滿清入關，全國就亡。康

爭思想：照就是講世界主義的人，他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東西夷狄之人，都可以來中國做皇帝，就是中國不分夷狄華夏，就是世界主義。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不好，只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如果合我們用便是好，不合我們用便是不好，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乎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國家，拿帝國主義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的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便是提倡世界主義，要全世界都服從。中國從前也想做全世界的主人翁，總想站在萬國之上，故主張世界主義。因為普通社會，有了這種主義，故滿清入關便無人抵抗，以致亡國。當滿清入關時候，人數是很少的，總數不過十萬人，怎麼能够征服數萬萬人呢？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大多數人，很提倡世界主義，不講民族主義，無論甚麼人來做中國皇帝都是歡迎的。所以史可法雖然想反對滿人，但是贊成他的人數太少，還是不能抵抗滿人；因全國的人都歡迎滿人，所以滿人便得做中國的安穩皇帝。當那個時候，漢人不但歡迎滿人，並且要投入旗下，歸化於滿人，所以有所謂漢軍旗」，又說：「我們的祖宗，以為中國是世界的強國，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萬國衣冠拜冕旒，世界從此長太平矣，以後只要講世界主義，全世界的人都來進貢，從此不必要民族主義，所以不要竹檳，要把牠投入海中。到了為滿洲所滅的時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連自己的小家產都保守不穩，百姓的民族思想一齊消滅了，這好比是竹檳投入了海一樣。所以滿清帶兵入關，吳三桂便作響導，史可法雖然想提倡民族主義，又擁戴福王，在南京圖恢復，滿洲的多爾袞便對史可法說：「我們的江山，不是得之於大明，是得之於勦賊」他的意思，以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的，好比苦力自己丢了竹檳一樣。……近來講新文化的學生，也提倡世界主義，以為民族主義不台世界潮流，這個論調，如果是發自英國美國，或發自我們的祖宗，那是很適當的，但是發自現在的中國人，這就不適當了。德國從前不受壓迫，他們不講民族主義，只講世界主義。我看今日的德國，恐怕不講世界主義，要來講一講民族主義罷——實在兩千多年來，中國人中着這種「世界主義」思想的毒菌太深了，雖說在這次抗戰中，已逐漸糾正過來，逐漸將牠的遺毒廓清，但仍須積極提倡民族主義，先完成民族主義，然後再談「世界主義」，方不致使戰爭思想陷入歧途，重蹈明代亡國的覆轍。

七·反對  
國際帝國主義戰爭：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階段。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因為政策的衝突，各為爭奪市場，從新瓜分世界殖民地，及征服對手國以擴張自己的版圖，便發為戰爭——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是野蠻的戰爭，是無人道的戰爭，是反革命的戰爭，為國父所深惡痛絕而極端反對的，他在實業計劃的結論上說：「國際戰爭者無他，純然一箇直有組織之大強盜行為耳，故對於此種強盜行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之」。又在民族主義裏說：「歐洲數年大戰的結果，還是不能銷滅帝國主義，因為當時的戰爭，是一國的帝國主義和別國的帝國主義相衝突的戰爭，不是野蠻和文明的戰爭，不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仍是一個帝國主義打倒別國帝國主義，留下來的還是帝國主義」，所以國父在當時是主張不參加歐戰的。於民族主義裏有一段談話可拿來證明：「當歐戰最劇烈的時候，我在廣東設立護法政府，一天有一位英國領事到大元帥府來見我，和我商量南方政府加入協商國，出兵到歐洲。我就向那位英國領事說：『為甚麼要出兵呢？』他說：『請你們去打德國，因為德國侵略了中國土地，佔了青島，中國應該去打他，把土地收回來』。我說：『青島離廣州還很遠，至於離廣州最近的有香港，稍遠一點有緬甸、布丹、尼泊爾，像那些地方，從前是那一國的領土呢？現在你們還要來取西藏。我們中國此刻沒有收回領土的力量，如果有了力量，恐怕要先收回英國佔去的領土罷！德國所佔去的青島地方，還是很小，至於緬甸便比青島大，西藏比青島更要大，我們如果說收回領土，當先從大的地方起』。他聽了我這一番反駁，就怒不可遏，便說：『我來此地是講公事的呀』。我立刻回答他說：『我也是講公事呀』。兩人面面相對，許久不能下台。後來我再對他說：『我們的文明已經比你們進步了二千餘年，我們現在是想你們上前，等你們跟上來，我們不可退後，讓你們拖下去，因為我們二千多年以前，便丟去了帝國主義，主張和平。至今中國人思想已完全達到這種目的。你們現在戰爭所豎的目標，也是主張和平，我們本來很歡迎的，但是實際上，你們還是講打不講和，專講強權不講公理。我以為你們專講強權的行為，是得野蠻的，所以讓你們去打，我們不必參加。……而且我反對中國參加出兵，還有一層最大的理由，是我很不願意中國也變成你們一樣不講公理的強國。如果依你的主張，中國加入協商國，你們便可以派軍官到中國來練兵，我們因為多進步了二千多年，脫離了講打的野蠻習氣，到了現在，才是真和平。我希望中國永遠保守和平的道德，所以不願意加入這次大戰」。這是國父對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我想：國父于此的用意還是在——中國應承此帝國主義的互相殘殺之時，對我的壓迫不能不放鬆，而我倒可以把握着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發展自己的實力，鞏固自己的國防，由反對帝國主義的過程，進而發動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爭。

以上七點是國父戰爭思想的要素，其本質是革命的，是合理的，是光明正大的，不待說；這是中國國防的中心思想，也是中國現代兵軍的基礎，全國軍人以及全體國民，應以此戰爭思想為戰爭思想，而且應堅牢地建立起來，實際地表現出來。

本文尙為初稿，特先發表就正讀者。擬再從「民生史觀」上來說明國父的戰爭思想，然後編入「孫大元帥戰爭論」一書。